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7

汉 剧
打 灶 神
九 錫 宮
男 綁 子
回 荆 州
荆 襄 堂
华 容 道
打 鼓 罵 曹
广 华 山
打 严 嵩
瘋 僧 掃 秦
清 河 桥
求 高 計
白 帝 城
哭 灵 牌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編輯
湖北人民出版社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第七集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編輯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9年·武汉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

(七)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編輯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耗 $\frac{1}{32}$ ·6 $\frac{1}{2}$ 印张:160·000字

1959年5月第1版

195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50

统一书号:10106·301

定 价:(9)0.65元

前 言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的編輯出版，力求全面介紹本省地方戏曲剧本，向全国戏曲界提供研究、整理、改編和演出的剧目資料。

本省地方戏曲剧种很多，有属于皮黄系統的汉剧、南剧、荆河戏、巴陵戏和湖北越調；有属于花鼓系統的楚剧、东路花鼓、天沔花鼓、襄阳花鼓、黄梅采茶戏、远安花鼓、二棚子、梁山調、提琴戏和文曲；还有属于高腔的清戏，以及由外省移来的高台曲、灯戏等。都有着丰富的傳統剧目。我們为了及时傳播这些可貴的戏曲遗产，决定陆續搜集、陆續編选和陆續出版。

“丛刊”所收剧本，主要的是原本。在編选中，我們在内容上一般未作大的改动。对于同一剧目的几种不同的演出本，我們采取了先到先得的原則；并視必要，邀請对該剧有素养的演員加以校訂。对于經过演出的获有定評的整理本或改編本，也将选择收入。

我們愿意以积极的态度来編輯出版这部“丛刊”；但是力量有限，工作又极复杂，考虑不周和处理不当的地方一定还不少。希望戏曲界的同志和讀者同志予以指正、帮助。

湖北地方戏曲丛刊編輯委员会

目 录

打灶神.....	罗惠兰、閔翼斌演出本	1
九錫宮.....	李春森演出本	25
男綁子.....	何鳴峰演出本	45
回荊州.....	陈春芳、胡玉凤、宋春山演出本	57
荊襄堂.....	李小山、何鳴峰演出本	71
华容道.....	陈春芳、宋春山演出本	89
打鼓罵曹	李长芬演出本	95
广华山	袁双林、胡玉凤演出本	111
打严嵩	李四立、熊长武演出本	127
瘋僧扫秦	李春森演出本	153
清河桥	李长芬、姜寿峰演出本	163
求高計	胡桂林演出本	177
白帝城	胡桂林演出本	185
哭灵牌	袁双林演出本	191

打 灶 神

罗惠兰
閔翼斌 演出本

劇情：田氏兄弟三人，老大讀書不成，坐吃安樂茶飯，掌管全部家財。大嫂成天看經念佛，不事勞動。老二在衙門里充當皂役，也經常不務正業。唯有老三在家里勤耕苦種，而三娘子李三春則負擔了全盤家務操作。三娘憤于家事不平，要求各立門戶，几經斗爭，終於說服了她的兄嫂，實現了分家的願望。

人物：李三春(貼)、田老大(末)、田老二(丑)、田大嫂(旦)、小二(丑)、树神、灶神。

第一場

〔李三春上。〕

李三春：人心隔肚皮，飯甑隔炊篋，夫妻有心事，各在各心里。我乃李氏三春，田門为媳。想公婆在世，有万貫家財，如今公婆去世，将万貫家財付于大哥大嫂子执掌。他們哪！讀書的讀書，当的当衙門老爹。家里的事都是我夫妻二人苦做，先前到还不觉得，如今看来，簡直是不公不平。我存心与他們分門另住，怎奈大哥二哥执意不肯，要苦苦守着这个大家，我也无計可施。呵——他們常常說，我家灶神菩薩很灵。我不免去到厨下与灶神菩薩談談，看他究竟灵不灵？就是这个主意呀！（唱西皮一字）

心中只把哥嫂恨，掌管家事不公平。

将身且把厨房进，看看灶神灵不灵。

哎，灶神菩薩！他們都說你是最灵的，我的来意不說，大概你也知道，我要分家，看你想个什么办法来分。要是分成了家，我吃肉就留根骨头您家搭搭味；吃魚，就留根魚刺您家掏掏牙齿。說是你請上受我一拜呀！（跪介，唱西皮一字）

李氏三春跪埃尘，尊声菩薩听分明：

今晚与我带一信，万貫家財三股分。

拜托您老人家，确实要跟我做到的咧！我就在这里坐倒等您家。（呵欠介）哎哟！你看我这个人到底是起得早，睡得晚，太辛苦了，我的瞌睡来了咧！回房去睡。哎哟！算了呵。把灶

房一关，就在灶門口草堆几里歪他娘的尸啊！（睡介）

〔田老大上。〕

田老大：（唱西皮一字）

离了書斋到厨房，只見内面有灯光。

啊！人人言道田氏門中辛苦，你看你看：这样夜靜更深，还有灯亮。有灯必有人，待我听他講些什么？

李三春：（醒介）哎哟！你看我这个人罗，到底是心中有事，翻来复去，总是睡不着。喂，灶神菩薩！我拜托你分家的事，給我做到了沒有？呵！該死哟！怎么这一点事都办不到，你要是再这样坐視不理，那我就要罵的咧！哎——！慢說是罵，惹煩了老娘的脾气，要打死你这拖喪的呀！（唱西皮一字）

李氏三春怒气生，开言大罵瘟灶神。

初一十五把你敬，全然不管閑事情。

越思越想心头恨，这一杈叉瞎你的两个大眼睛。

（打灶神倒地介）

哎哟！你看我这个婆娘曉得几苕呵，常言說得好，长短是个棍，大小是个神，我怎么打起他来了咧？这是我錯了。莫怪，莫怪！起来，起来吵！（灶神不起）哎——哟！你还撒起我的賴来了。啊！难道是要我来抱你？来，我抱你起来咧！（扶抱灶神介）哎哟！这是那一个不会做，做出这大一个神象，拖也拖不动呀！

（奋力拖灶神介）你与我坐倒呵！这一块馬桶板子，我也不認得倒順，插倒呵！（为灶神插笏介）

田老大：啊！深更半夜，是何人在厨下打罵我家灶神？这还了得！开門！

李三春：哎呀！我打罵灶神，把哪一个听見了，待我来問一声。外面是誰呀？

田老大：是我。放快些！将門打开。

李三春：哎呀！搞歹了。打罵灶神被大伯伯听見了，这怎么办？

（惊慌失措）待我到哪里躲避一下？！（稍一思忖，情緒立即稳定）哎

啲！我怕什么？他是个伯伯，我是个弟媳，說得贏，說他几句，說不贏，还是要說他几句。開門就開門。是那个，是我！（開門介）

田老大：啊！是弟媳婦呀！

李三春：地肥好栽葫蘿卜。

田老大：咳！

李三春：亥屬豬。

田老大：噯！

李三春：莫哼，槽里有食。

田老大：啲！

李三春：找你一把粗糠。

田老大：唉——

李三春：矮了长长一点。

田老大：啊！（唱西皮搖板）

有話等到天明講。（下）

李三春：哎——（接唱搖板）

等到明天又何妨！

哎啲！等到明天怎么样？哪个怕你不成！我受你們的气受够了。再不得怕你們罗！（下）

第二場

〔田大嫂上。〕

田大嫂：（唱西皮搖板）

每日佛堂把經念，修心養性乐清閑。

〔田老大上。〕

田老大：（接唱西皮搖板）

三春作事太大胆，見了娘子說根源。

田大嫂：官人請來這廂有禮。

田老大：（不耐煩地）坐下啊！

田大嫂：官人緣何清早起來就生氣？

田老大：这是你管的好家！

田大嫂：你妻当家哪些不好？

田老大：你可知我家昨夜有人在厨下打骂灶神哪？

田大嫂：倒也不知。是何人如此大胆？

田老大：就是那李氏三春。

田大嫂：三春打骂灶神，那还了得，待我前去问她。

田老大：慢来！不用你去。她少时就要来的。

〔田大嫂关门介。李三春内白：“走哇！”上。〕

李三春：（唱西皮搖板）

将身且把上房进，见了兄嫂把理評。

哎哟！这大一早晨，房門还关着在，又不知道他們起来了沒有？待我来問一声。喂！大嫂子，大伯伯起来了沒有？

田大嫂：起来了。

李三春：呵？

田大嫂：起来了。

李三春：哎——哟！起来了么，就大声一点答应起来了咧。平白的要嗲声嗲气的“呀”倒个鼻子（摹仿田大嫂的腔調）“起来了，起来了”。呵，是的，那天早晨，外面的茶叶完了，鍋的开水又燒开了，等着茶叶泡茶，我跑来一看，房門关着在。我也是問大嫂子大伯伯起来了沒有？你也“呀”倒个鼻子答应，好象是起来了。听到說是起来了么，我就进来咧。把房門一推，哎哟！两个人都发脾气呀！說我清晨大早，不懂得規矩，重脚重手的，把你們瞌睡吵醒了。今天不問清楚明白，馬里虎里进来，吵醒你們的瞌睡，又說我不懂得規矩咧。（进门介）

田老大：三弟媳你来了！

李三春：来了。

田老大：那厢有椅，自端自坐。

田大嫂：包壶里有茶，自倒自喝。

李三春：哼！上房到下房还是一个客，你們到我房里去了，我倒

茶、端椅子忙都忙不贏。我今天到你們房里來了，一個說，一個應，應得那祥好！什麼“那廂有椅自端自坐”，“包壺有茶，自倒自喝”。我的口也不干，茶也不喝，端一把椅兒坐一下。（坐介）

田大嫂：三弟媳，你昨夜緣何在廚房打罵我家灶神哪！

李三春：是哪個說的？

田大嫂：是大伯伯講的，難道這有差錯不成？

李三春：是大伯伯說的。哎喲！好快的枕头狀呀！哼！事是有這一個事。我今天來了，有幾句話講。你們若是容我講，我就講幾句；要是不容我講，我提腳就走的喲！（舉步欲走介）

田老大：轉來！有什麼話快快講來。

李三春：呵！我有話還是講得的？常言說得好：“話不說，人不知，鼓不打，神不知”。牆上跑不得馬，巴掌遮不住太陽，人將禮義為先，樹結花果團圓，是不是的？

田老大：是的。

李三春：是的，那我就從是的說起喲！想公婆大人在世，有萬貫家財。公婆大人去世，萬貫家財付與你夫妻二人執掌。先前到還不覺得，如今你們簡直是不公不平哪！

田老大：為兄是哪些事不公呀？

田大嫂：為嫂又是哪些事不平呢？

李三春：哎喲！說你們不公就不公，說你們不平就不平，自必有一個不公不平講得你們聽喲！想我們家中，吃飯的人多，做事的人少。有理無理，今天從大伯伯說起。大伯伯，你清早起來，吃飯打濕口，洗臉打濕手，橫草不拈，直草不拿，讀四書，念五經，心想功名往上升，讀了幾十年，還是一個老童生。大伯伯，該沒有把你說抱屈啞！

田老大：嗯，沒有抱屈！

李三春：看哪！我這個人，就是愛說直話，別人有麼事，我說麼事。再說到二伯伯頭上來了。在家里拿了幾十串錢，到衙門口去東打干，西打干，打干來了一個二牌子老爹。他的那個

“衰”味真難說。清早起來，歪戴帽斜穿衣，韆着兩片鞋，茶館進，酒館出，嗑瓜子，剝花生，吃包子，當點心。人家叫他田二爺他不快活，要叫他叫田老爹、田老總。他不在此，我該沒有說他的冤枉話叻？

田老大： 噯！沒有說冤枉話！

李三春： 說起來，我這個婆娘都是氣啊！

田老大：
田大嫂： 三弟該好叻？

李三春： 哎喲！再一說，又說到我的那個頭上來了。他哪里是你屋裡三弟喲，比你屋裡請的放牛的長工都不如。他成年在南山務農，十天半个月才回來一次，倘若是回勤了，你夫妻二人真是做得出來呀！把眼睛臟得象雞蛋那樣大，我的那一個，人是粗粗的，看到你們臉上的顏色不對，拔腳就走。想我們乃是年輕的夫妻，白天都在做事，還不覺得，惟有到了晚來呵——哎喲！說起來，我這婆娘都是氣呀！

田大嫂： 說了他們弟兄三個，再把我們妯娌三人說一下叻！

李三春： 好話叻，說了他們兄弟三人，當然要把我們妯娌三人拿出來說一下。我一說就說到大嫂子頭上來了。大嫂子呀！清早起來，頭一梳，臉一洗，去到經堂念皇經。先前不念經，還做點把小事情，人羅！長得膘肥肉滿。如今把經一念，一點么事都不做了。你看羅！一家人被你念得黃皮副瘦了。你念的么經哪？念你娘的倒頭經。大嫂子，我該沒有說冤枉話叻？

田大嫂： 噯！沒有說冤枉話呵！

李三春： 再一說說到二嫂子頭上去了。她硬象個大戶人家的少奶奶呀！清早起來，梳油頭，帶翠花，懷中抱個小娃娃，不是說東家的婆婆不好，就是說西家的媳婦又有差。她象人？別人都喊她母夜叉叻！二嫂子不在這兒，我該沒有說她的冤枉話叻！

田大嫂： 噯。沒有說冤枉話！我們都不好，你呢？你該好叻？

李三春： 哎喲！再一說，說到我自己的頭上來了。我哪里是你屋

里三弟媳呵！比你屋里丫环、老媽子都不如。我每天起得早，睡得晚。进厨房，舀清水，潑餛飩水，一日三餐飯，灶前灶后轉，倘若是来迟了一点，你們打得稀扒烂。这都不說。我記得那天下油面，多把了一点盐，你們都吵咸了。好咧，第二回煮豆絲，少把了一点盐，你們又說淡了。弄茄子把皮刨了，你們又說太烂了；弄絲瓜忘記刨皮，你們又說硬了。咸的咸了，淡的淡了，烂的烂了，硬的硬了。合不到你們的口，合不到你們的味！啊啾！（打噴嚏）該死啊！你看我这个人，起早了，睡晚了，伤了风，受了凉，說不得多的話，讓你的婆娘去說！讓你的汉子去講！再要說，你們又說我的話多咧。天哪！我是个老实人，一句話都不会說的呀！

田老大：三弟媳不要那样說。去把三弟接回来讀書，待愚兄去务农好不好？

李三春：大伯伯！冷言冷語的話少来些咧。我的那个粗粗人，从来沒有讀过書，怎么讀得倒書呢？嗯！（瞄田老大一眼）莫怪我說，你这个斯文相，也还务不到那个农。

田大嫂：三弟媳！再不然，这样咧！你来念經，待为嫂的去燒火料灶咧！

李三春：哎哟！你也燒不到火，料不到灶，我也念不到你那个倒头經！

田老大：你鬧了半天，究竟是为了何事？

李三春：我要分家。

田老大：分家？这个家分不成。

李三春：是怎样分不成？

田老大：我家后花园中，有一棵紫荆神树，要神树死后，方可分家。

李三春：這話是哪一個講的？

田老大：爹娘在世所講。

李三春：爹娘跟你們講，怎么不跟我們講？

田老大：常言道：“家有长子。”

田大嫂：“国有大臣”。

李三春：哎哟！“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啦！我把你们夫妻二人好有一比。

田老大：好比何来？

李三春：从空飞来一群雁。

田老大：此话？

李三春：雄不离雌，雌不离雄。哎哟！我死都是要分家的。（下）

田老大：（唱西皮摇板）

任凭三春巧言论，

田大嫂：（接唱摇板）

想分家财万不能。

〔田老大、田大嫂同下。〕

第三场

〔三春上，二道幕开，显树神。〕

李三春：（唱西皮摇板）

将身且把花园进，紫荆神树面前存。

你看，这样青枝绿叶一棵树，怎么得得它死？这这这……（思索介）是呀，常言说得好：“人无心不发，树无根不发”。我不免去拿一把斧头来，把树根一剝，它岂不就死了？就是这个主意呀！

〔李三春下，旋又持斧子上。〕

李三春：（唱西皮摇板）

手执板斧剝树根，剝死神树把家分。（下）

〔神树稍长介，李三春复上。〕

李三春：（唱西皮摇板）

来在花园用目睜，紫荆神树更发青。

你看罗！把树一剥，它益发地长青了。这怎么得得它死呢？是这这这……（思索介）有了。厨下烧得有一锅开水，我不免去提了前来，照着树根一淋，它岂不就烫死了！就是这个主意呀！（下）

〔李三春提开水匆匆上。〕

李三春：（唱西皮摇板）

手提开水淋树根，淋死树根把家分。（下）

〔紫荆树稍长介，李三春上。〕

李三春（唱西皮摇板）

来在花园用目瞧，紫荆神树更长高。

哎哟！你看这个拖丧的，它越发的长高了，这怎么得得它死呢？是这呀！这这这……（思索介）呵！是的。我清早起来扫地，捡了这长（比手式介）一颗钢钉，不免去拿了前来，照着树心钉了进去，它岂不就死了吗？说是神树呀，神树！我弄你不死，誓不罢休呀！（下）

〔李三春持铁钉铁斧上。〕

李三春：（唱西皮摇板）

手执钢钉钉树心，钉死神树把家分。（下）

〔紫荆树枯萎介，李三春上。〕

李三春：（唱西皮摇板）

站在花园用目瞧，紫荆神树叶儿焦。（笑介）

什么神树，还不是死了。再只怕分家分成了吧！哼！待我把大哥、大嫂子叫了出来看一下。大哥大嫂子快来！

〔田老大、田大嫂上。〕

田老大：（唱西皮摇板）

正在书房把书观，

田大嫂：（接唱摇板）

三弟妹喊叫为哪般。

田老大：弟媳何事？

李三春：紫荊神樹已死。

田老大：我却不信。

李三春：前去看来。

田老大：好，前面帶路。

李三春：慢着！你是老爺？

田老大：不是。

李三春：那我是你的衙役咧！

田老大：也不是。

李三春：那你怎么“衰”到喊我在前面替你們帶路呢？

田老大：依你的？

李三春：馬虎一点，少摆些臭架子。随我来拖一步！

田大嫂：就随她拖一步。

田老大：（唱西皮搖板）

来在花园来看过。

田大嫂：（接唱搖板）

紫荊神樹叶儿落。

田老大：（哭介）爹娘呀！

田大嫂：（哭介）爹娘呀！

李三春：大伯伯不用哭，大嫂子也不用嚎。去把外公、外婆、舅舅、舅娘都接来吃分家飯。沒有人去，待我去。

田老大：慢着！这个家还是分不成。

李三春：怎样又分不成？

田老大：要这后花园中烏鴉成群而散，方可分家。

李三春：这个話，又是哪个講的？

田老大：还不是爹娘在世所講。

李三春：爹娘总是跟你們說，怎么一回也不跟我們說？

田老大：有大有小。

田大嫂：有根有杪。

李三春：（摹仿他們的語調）哎——哟！“有大有小”，“有根有杪”咧！

我把你們又有一比。

田大嫂：好比何來？

李三春：鄉里大爹賣白布。

田大嫂：此話？

李三春：夾倒莫做聲。（下）

田老大：（唱西皮搖板）

千言萬語她不聽。

田大嫂：（接唱搖板）

實實難勸這刁婦人。（與田老大同下）

〔李三春上。〕

李三春：（唱西皮搖板）

來在花園觀動靜，烏鴉喧噪鬧紛紛。

哎喲！你看羅！大烏鴉、小烏鴉這樣多，怎麼得得它散呢？

是這、這這……（思索介）呵！有了。我不免去端一個梯子，拿一根竹篙兒，把這些鴉雀窩戳掉，豈不散了嗎？我就是這個主意呀！（端梯、拿竹篙、準備戳窩介、唱西皮搖板）

手持竹篙戳樹樑，（烏鴉叫介）

趕散烏鴉好分家。

好大的灰塵呀！（揩抹身上灰塵，又將梯子竹篙還原）你看這烏鴉成群飛散，小烏鴉墜落塵埃，再只怕分得成家了。（欣喜介）哎喲！還是要把大哥、大嫂子叫來看一下。大哥、大嫂子快來。

〔田老大、田大嫂同上。〕

田老大：（唱西皮搖板）

萬般惟有讀書好，

田大嫂：（接唱搖板）

十部真經念佛高。

田老大：弟媳何事？

李三春：烏鴉成群飛散。